

## 腊香腊月

## 年的味道

■ 杨力

老传统在新形式下生生不息。变的，是过年的方式；不变的，是那颗渴望团圆、祈福未来的心！这，就是中国人过年，永恒不变的年味。

过年的日子又到了，爷爷、父母、我们、还有小辈四世同堂，在温暖的屋子里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欢畅交流，突然就说到了年味这个话题。

什么是年味呢？爷爷说，就是神圣的团圆。

爷爷记忆里的年，是从冬月开始，到腊月活络。一村庄的孩子，早早盼着过年。爷爷常说：“年是有脚步声的。一进腊月，就能听见它从远山一路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那时候，爷爷作为长子，每到过年负责写春联。裁红纸时，手不能抖，墨要研得浓淡适中。写“福”字时，全家静默，只有毛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一个字，就是一炷香的心意。”写好的春联要等到除夕下午才能贴，时辰一刻不能错。

守岁夜，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一家人围炉而坐，煤油灯把影子投在土墙上，晃晃悠悠。大家剥花生，说家常，等着子时的鞭炮。爷爷说：“守岁守的不是什么鬼神，而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时间。”

而父亲眼里的年味，跳动着变革的脉搏。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父亲第一次带回的“春联套装”，是印着烫金字的红纸。置办年货，他已经能骑着二八大杠往返县城。有年春节，他扛回一台双卡录音机。当除夕夜的《春节序曲》响彻小院时，全村的孩子都挤在门口看稀奇。

变化最明显的还是年夜饭。母亲的灶台上，出现了父亲从城里买来的“稀罕物”：真空包装的烧鸡、速冻饺子。爷爷用筷子点点：“这不是咱家的味道。”父亲憨憨一笑：“爸，时代变了。”

九十年代，电话拜年成了新潮。除夕夜，父亲抱着电话，给远方的战友一一拜年。“老班长，过年好！”他的嗓门特别大，仿佛要通过电话线，把祝福直接送到对方耳边。

最让爷爷瞪目的，是有一年父亲抱回一台VCD，连着电视放起了《春节联欢晚会》。小品演员抖包袱时，全家笑作一团。爷爷也跟着笑，笑完却嘀咕：“以前这时候，咱们都在院子里放鞭炮呢。”

到了我们这一代，年味已成为一种流动的传承。

对在城市安家的我，春节变成了一场迁徙。年前的超市里，我推着购物车，在琳琅满目的年货中穿梭。半成品年夜饭套餐、预制盒菜……现代科技让准备年夜饭变得轻松。

但变化中，也有新的传承。

去年除夕，我用视频连线远在外地的妹妹，让她“云参与”年夜饭的准备。手机支在灶台边，她远程指挥我做她最爱吃的糖醋排骨：“哥，酱油少放点！火候到了吗？”

最有趣的是发红包。爷爷摸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包，里面是崭新的钞票。父亲在微信群里连发十个拼手气红包。而我，给家里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份“数字红包”，包括线上课程、音乐会员、电影票兑换码。

年夜饭时，爷爷抿了一口酒，很感慨地说：“这年味，和从前比，不一样，又一样。你看这鱼，你们空气炸锅做的，我当年用柴火灶蒸的。做法变了，但‘年年有余’的心愿没变。”

爷爷突然擦了一下眼睛：“以前人穷，就觉得这日子金贵，要一点点地过。现在的人富了，日子快了，可这份舍不得的心情，还在。”

我忽然明白了，手机里抢红包，开着视频做饭，看着电脑里的电子烟花等等，都和过去不一样了。可抢红包时的大笑，怕菜烧糊的着急，看烟花时的惊喜，这些，和爷爷小时候放鞭炮时的欢喜，一模一样。年的情形就像一条河流，从爷爷的深山里流出，经过父亲的平原，流到我的城市，不断有新的支流汇入，不断改变着河道与流速。但河水的本质，那份对团圆的渴望，对美好的期盼，从未改变。

窗外，新时代的春节静好；窗内，老传统在新形式下生生不息。变的，是过年的方式；不变的，是那颗渴望团圆、祈福未来的心！这，就是中国人过年，永恒不变的年味。

有人说，马边的冬天，是让烟火“熏”出来的腊香。那一挂挂油亮暗红的腊肉、腊肠，仿佛将整座小凉山的阳光、山风与霜雪，都藏进肉的肌理里。

■ 许兵

冬至过后，寒意从大风顶弥散进村庄。马边河在晨雾中泛着清光，家家户户灶屋里却已热气腾腾。柏树枝、柑子皮的烟火气，混合着花椒、海椒味道，一缕一缕地渗进肥瘦相间的腊味里。待到熏透时，那一挂挂油亮暗红的腊肉、腊肠，仿佛将整座小凉山的阳光、山风与霜雪，都藏进肉的肌理里。

眼下，马边的腊月正进入最忙碌的时节。一年的深情，都系在了灶屋梁下那沉甸甸的、香喷喷的牵挂上。

—

农历冬月，马边河谷的雾气变得清冷而绵长。高山彝家养了一年的“粮食猪”正值膘肥体壮，本地九叶花椒香气扑鼻，此时寒气日盛，正是制作腊味的黄金时节。腊味，为什么称为“腊”或与冬天“腊月”互为因果。

旧时马边一带，山民生活条件差，不能时常吃新鲜肉。为贮藏肉食、以备年节与春耕，便衍生了“腊制”“冬藏”之法。冬至后，昼夜短长，寒气凛冽，必天天烤火，烟火慢熏而不至腐坏，正是腊味入味的良机。马边河滋养的这片土地，更有其独特的禀赋。高山深谷的垂直气候，多运动、山泉水、不喂饲料，更让猪肉质地紧实而有嚼劲；山间遍生的柏树、柑子树等果木，与井盐相遇，山水精华，在此汇聚；四时流转，化作腊味。

腊味传统，一山一味，一家一味。县城内，偏重香、辣，香料齐全，熏时绵长，回味醇厚；更有一

些人家，腊肠中必放冰糖，将大块冰糖磨细，香辣味加上微微甜味，别有一方风味。大院子、三河口等高山彝家，则将洋芋（土豆）、猪血、心肺等灌成腊肠，佐以橘皮，别添一缕清香……但不论梁下挂着的是何种风味，那油润的色泽、坚实的质地，总带着大凉山的苍劲与马边河的润泽，似要将整年的山间云雾、林间清风，都锁进一片琥珀玛瑙般的肌理之中。

—

腊味之成，更在时间。从“冬至备料”到“腌渍”，再到“冬腊月熏烤”，前后历时两月，仅熏制一环，便讲究火候、烟料、时日与翻动的微妙平衡。其中关键，皆赖主妇一双眼睛、一双巧手，与一份不疾不徐的耐心。

在马边，掌管腊味制作的多是家中长辈。她们凭借数十年经验，手捻盐粒便知咸淡，眼观肉色即晓干湿，鼻嗅烟气可辨火候。在熏制环节，婆婆、娘娘些，能整日守在熏房旁，不紧不慢地添着柴、捂着烟，让那青白色的烟悠悠地、慢慢地，将时光与山野的气息，一丝丝喂进肉里。这分“慢功夫”与“老经验”，正是腊味灵魂所在。腊味既成，有些山区的还会将腊味悬挂在灶屋的梁上，用常年的灶火去熏制，保存。这腊味能吃上一个对年。很多饕餮食客甚至会在7、8月专门花大价钱来收购这种腊味。

马边的冬天，湿冷入骨。这时，三锅庄上架起鼎锅，便是人间至暖。勤快的主妇会取一方肥

瘦相间的“二刀肉”或一条红亮坚实的腊肠，用淘米水细细刷洗，或煮或蒸。待水汽氤氲，腊香满屋，取出切片，脂如琥珀，瘦似深秋。这时，配上一碗甑子蒸的“金裹银”（也称包谷饭：玉米饭混米饭），或是下一锅自家做的苕粉，腊香与饭香交织，油脂的丰腴与山野的咸香，便从喉头暖到心底。

腊味入馔，更是家常至味。马边人家，无论贫富，腊月里灶头总少不了它的身影。蒜苗炒腊肉，是唤醒味蕾的头道菜；腊猪蹄炖干笋、炖海带、炖萝卜干，汤色奶白，是年夜饭桌上压轴的热腾与丰足；腊香肠切片蒸熟，油花在米饭上滋滋轻响，是游子梦里最扎实的乡愁。就连最寻常的豌豆饭（豌豆苗）汤，临起锅时撒上几粒腊肉丁，清鲜之中便点入一丝厚重的咸香，化平凡为隽永。

—

腊味从来不止于口腹。它从年头猪崽的哼唧里开始，在盐缸的寂静中漫润，在烟与火的缠绵中蜕变，最后化作梁下一挂挂深红的守望，化作千里之外电话里一声“年货备好了”的安心。其实，所制的，又何止是腊味？

高山冷凉的气候，是天然的保鲜柜；多样的果木，是无尽的香料库；自给自足的农耕传统，是“家有余粮，梁有腊肉”的底气。离了这方山水，便难复其魂。前几天，在雅安上班的儿子，发来微信问：“爸，需不需要我寄点荥经的腊肉？”我在电话

这头笑：“荥经的腊肉是好，可哪里熏得出我们山上的柏树香？”游子在外，最念的，总是自家梁下那一块被烟火浸透的，独一无二的“家的味道”。一片腊肉，制的是风物，更是乡愁。

腊味是时间进入岁末的刻度，是筹备新年的序曲。杀年猪、腌腊肉、灌香肠，是腊月里最隆重、最热闹的“仪式”。左邻右舍相互帮衬，分享“庖汤”，年味就在这蒸腾的热气与协作的笑语中弥漫开来。待到年夜饭，腊味拼盘是必有的“看盘”，寓意“家底殷实，年年有余”；正月待客，腊味更是主角，一碗腊肉，传递的是主人最厚实的心意。有句俗语：“腊肉不香，年味不浓。”腊味的厚重，让飘散在腊月空气里的，不仅是烟香，更是浓浓的人情与对团圆的期盼。

腊味承载着家庭的记忆与技艺的传递。从外婆传给母亲，从母亲传给女儿，盐的配比、香料的组合、熏制的火候，往往没有文字，只有手把手、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这技艺里，有对自然的敬畏，有对家庭的责任。在快速变迁的时代，梁下那一挂挂不变的腊味，是亲情的具现化，是飘散在现代化客厅里，一缕倔强而温暖的，关于“家”的古老气息。

且举箸，敬这山川与烟火共制的腊香，也敬每一个在寒凉岁末，仍愿意守着一炉微火、默默等待回家的普通人。窗外山雾缭绕，梁下腊味飘香。这一缕穿越腊月、抵达新春的烟火气，暖了胃，更安了心。无论走多远，只要记得这味道，便记得回家的路。

校对：郑国耀 2026年2月8日 星期日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s.net

责任编辑：尹瑶 编辑：王君华  
版式编辑：曾晓华

## 小湾子隧道记

■ 李康云

今日，小湾子隧道，一处细小卑微的民间活性遗迹，像一束撬开时代层积岩的光，辣眼、洗眼。

小湾子，位于乐山大渡河南岸高新区安谷镇双星村一组、二组之间的一座无名山北侧。无名山世代阻隔一村两队，翻山越岭访亲开会的疼痛，催生了当地村民自发开凿隧道的狂想，一干就是50多年。

据说，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原计划打通山体引流沫江浇灌山北山南田土，两组村民自发记工分隔山洞，手段原始，凿位太低，遇见滴水层，工程搁置数年。80年代后期，有活钱了，村民抬高凿位，再行开凿，因无专业设计，开山放炮，虽能听见炮响，原计划接通的隧道却错位，有洞，有光，有声，人声可应答，却无法通行，又尴尬搁置数年。90年代末，两边村民再次奋力掘进，凿开错位薄壁，终于人能侧身通行，但是，人可过，背篓、箩筐难过，安谷镇村民原本想带到南边杨家场、车子场交易的鸡鸭鹅，经常鸡飞蛋打，村民爬坡钻洞，又是磕碰、鼻青脸肿，尴尬十数年。

直到2014年左右，天降福音，成贵高铁路线途经附近，因工程建设运物资需要，村民几十年无法掘进的小湾子隧道，被几辆工程掘进机轰然打通，洞子凿大了，高约8米，宽约5米，原先的错位失误居然可以忽略不计，隧道虽然略有弯道、道路拱形弧度偏高，但路面铺了水泥，洞壁修葺平整，防了山体滴漏，隧道两边人声喇叭清晰、够着身子可见天光通透，于是，村民偷嘴抿笑而过，山上古路寂寞老去，山南山北秒变通途，骑游老者络绎不绝。

2026年2月2日，农历腊月十五下午，应邀双新村刘姓大哥刨汤饭（杀猪饭）局，酒足饭饱，往返小湾子隧道，山野气息、深呼吸；回味当地村民关于小湾子隧道年代故事的激情讲述，坐在隧道北端已被拆迁的农家小院的榕树下，感慨不已。

但见苇白橘红、池静山空、鱼潜鹤飞，不远处，可见成贵高铁的小湾子明洞，高速列车的白色光影款款飞过。

“40分钟到宜宾，2小时到贵阳，8小时到广东，9小时到北京，12小时到上海。”身旁的张姓村民，仍在骄傲回忆乘坐高铁外出旅游、打工的故事。

联想在隧道南边看见的乐西高速公路、远端的进港大道、不远处刚刚试飞成功的乐山军地两用机场，深感自己不经意间听见了蓬勃时代、中国律动的内核旋律，情不自禁攥紧了手心。

漫步回程刨汤会“坝坝宴”，年味渐浓，一地都是赴宴的村民。原野上，虽然到处是村民拆迁后废弃的老屋，但早开的枇杷花、油菜花，迎春花却十分亮眼，我知道，那片土地正等待着来年的老宅还耕，宽敞的街区大道已然通透，直通城市主城区，更是聆听着乐山高新区安谷片区规划建设步伐的铿锵来临。

目光穿越新安里安置小区的22幢林立高楼，“一核两轴四庭院”搭配“水景、休闲广场、景观绿地、高楼视野”的科学规划，城中社区1562户、5000多村民的新生活正蓬勃新生。

“新安里，小区名字安逸、巴适，心安理得嘛。”村民朋友对“新安里”的解读意味深长。

远处，即将拆迁的刘家小院，酒已摆好，晚宴即将开席，听说是安谷镇最后的货真价实的“坝坝宴”了。

原本奔赴的是一场年前乡宴，却因路经小湾子隧道故事，感觉自己像是穿越了一场中国民间低处的一段时空隧道，它细小、卑微，却醇厚、高贵，恰似喉头正徐徐咽下的美酒。

乐山小湾子隧道，分明是民生中国的一道透气孔，如此呼吸酣畅，或许正是律动时代的最美旋律。

喜迎新春  
侯崇慧摄

## 把乡愁搬回故乡（组诗）

■ 徐澄泉

每逢春节，总爱把自己搬来搬去先从单位搬回家里再搬上交通工具之一种

把一个人满满的乡愁连同另一半和下一代，搬回故乡摆到父母家里展览中年展出青年的激情青年展出少年的梦想少年展出童年的天真所有人，展出慷慨又展出孝心

如果年迈的父母心太急等不及这些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先行搬到了时间和空间的B面我们也得追过去向他们磕头跪拜

## 期待一场春雪

新闻播报下雪了朋友圈里下雪了在记忆里搜索儿时，故乡的雪铺垫在我上学的小路上语言的雪，舆论的雪，想象的雪在无雪可下的时间和地点白茫茫一片真实起来我没有权力违逆时令的安排搔几根头上的白发权当雪花更期待一场纷纷扬扬的春雪把我满身尘垢，洗成青青麦苗

## 老家又下雪了

庙子湾的雪景，好看极了弟弟回老家过年，传来照片那些雪，随意撒在山坡上好像母亲生前喂鸡、喂鸟撒下的谷糠和麦麸那些雪，一串一串挂在树枝上是不是父亲承诺送给母亲的珍珠项链迟到这么多年才兑现那些雪，收拾来可堆几个雪人头上手上脚上，眼睛鼻子耳朵上都装上兄弟姐妹们的零部件那些雪，不多不少总相宜刚好吊起庙子湾的游子们想家的胃口

## 除夕夜雪

小小小小的白精灵在我屋外飞来飞去一边扫我庭院一边陪我守岁我欲邀她进门舞一曲，喝一杯又恐醉了她如玉的容颜延误她大年初一的行程错过她与春天的约会

## 故乡的呼唤（外一首）

■ 梁曦

总有一场雨水滞留巷尾总有一双手轻叩铜环。一句话语从风中探出：

过年了，快回家了么

门是黄色，和泥土相似；脸是红色和冬阳仿佛母亲走出院落送你

迎你。而你一直待在那幅年画的乳名中

为一个叫远方的词

起起，伏伏

## 一条种着桂子的街

石板路的平仄起伏着一阙川南小令雕花门檐里，谁家女子的娇容与古楹联一道唱着新石器挽歌风的门廊再次苏醒秋天立于高处，种满桂子的街你躬身大地怀中仰首，一颗颗金或银的星子将我灌醉，让我清醒连接月亮下乡愁的抛物线，来一场深呼吸。有些梦正长高但我，宁愿献予一万次匍匐在你重置了月光与星光的泥土

本版投稿邮箱：Lsrbssk@163.com